

赵城金藏本《广弘明集》疑难字考释举例^{*}

辛睿龙

(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

提 要 通过对赵城金藏本《广弘明集》经文中那些形体变异难以辨识和书写讹误难以发现的疑难字进行考释与研究,论文认为赵城金藏本《广弘明集》卷三“光禄大夫刘向及子仍、歆等”之“仍”当为“伋”之形误,卷一六“自非淬德潜衍”之“淬”当为“沛”之形误,卷一八“吾常以为殊太徑_𠄎”之“_𠄎”疑为“鋌”字俗讹,卷三〇“浮光映_𠄎池”之“_𠄎”当为“寶”之俗讹,卷三〇“騰波_𠄎漂客”之“_𠄎”当为“濟”之俗讹。在此基础上,提出赵城金藏本《广弘明集》疑难字考释在研究赵城金藏经文用字、整理《广弘明集》文本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赵城金藏 广弘明集 疑难字 佛经音义 考释

1. 赵城金藏本《广弘明集》概述

金朝熙宗皇统初年(1141-1149),潞州(今属山西长治)民女崔法珍在山西、陕西部分地区断臂化缘,募资雕造大藏经。1933年,藏经刻板在山西赵城广胜寺内被发现,因其经本卷首的释伽说法图有“赵城县广胜寺”,故后世称之为“赵城金藏”“赵城藏”“金藏广胜寺本”。赵城金藏据我国最早的木刻大藏经开宝藏覆刻,其雕造时代略晚于高丽大藏经初雕本(以下简称“高丽旧藏”),属于目前可见较早的民间私刻大藏经。赵城金藏目前主要藏于国家图书馆,据统计,经过长期以来的搜访和私人捐献,国家图书馆所藏赵城金藏已达到4783卷,另有44卷分藏他处。1984年至1996年,作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的大陆版《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广弘明集》历代佛经音义比较研究及数据库建设”(21CY021)、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西域古写经文献汉字的整理、考释与研究”(21VXJ02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日本古写经与中国唐五代佛经音义经文用字比较研究”(2023T160212)的阶段性成果。

正式影印出版。《中华大藏经》(以下简称“中华藏”)以赵城金藏为底本,缺失部分以高丽大藏经再雕本(以下简称“高丽新藏”)及其他经版补足。

《广弘明集》成书于唐高宗麟德元年(664),是南山律宗开山之祖道宣晚年编纂的一部佛教思想文献集。该书为增广梁代僧佑《弘明集》而作,与《弘明集》相承,旨在弘扬佛教精神、阐明佛学义理。全书分10篇,共30卷,分类辑录魏晋至唐初佛教文献560多种。《广弘明集》不仅是我国宗教史、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宝库,也是语言文字工作者研究中古汉语的理想语料。《广弘明集》自问世以后,藏内外版本众多,源流错综复杂。以历代大藏经刊刻时间为序,目前可见的刻本《广弘明集》包括宋毗卢藏本、宋思溪藏本、高丽旧藏本、赵城金藏本、高丽新藏本、宋元碛砂藏本、元普宁藏本、明永乐北藏本、明永乐南藏本、清龙藏本等。中华藏第62、63册收录30卷本《广弘明集》,中华藏底本赵城金藏存《广弘明集》21卷,分别为卷2、3、5、7、9、10、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30,其余9卷以高丽新藏配补。

我们将赵城金藏本《广弘明集》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赵城金藏、高丽旧藏、高丽新藏作为开宝藏的覆刻本,同属“中原系统”的汉文大藏经。高丽新藏《广弘明集》为足本,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即以此为底本,目前学界研究深入且利用广泛;赵城金藏《广弘明集》虽非足本,但不少情况下,赵城金藏经文用字异于高丽新藏,而与高丽新藏的底本高丽旧藏用字具有一致性,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广弘明集》初入宋代开宝藏的原始文字面貌。第二,要想深入挖掘《广弘明集》的文本内涵,并以此为语料研究汉语史、佛教史,应当是建立一个校雠完善、注释精审的《广弘明集》的定本之上的。目前来看,学界至今没有一个成熟的《广弘明集》整理本,这对于汉语史、佛教史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辛睿龙,2023:621)。对学界未作过多关注的赵城金藏本《广弘明集》的文本文字进行考释与整理,势必有助于《广弘明集》语言文字的整理和文本内涵的解读。第三,《赵城金藏》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一直以来,学界主要对赵城金藏的版本流传、文献价值、时代精神、宗教机能等进行研究,而对其本身的经文文本内容与经文用字情况研究关注得很不够。

2. 疑难字考释举例

笔者以今存21卷的赵城金藏本《广弘明集》为研究对象,运用文字训诂学、佛教文献学方面的知识,参考赵城金藏楷书汉字的字形特点和书写习惯,根据赵城金藏本《广弘明集》经文用字情况,包括文献异文、文意、文例、构词组合等,采取“形用音义序五者互相求”的方法,对赵城金藏本《广弘明集》经文中部分形体变易难以辨识和书写讹误难以发现的疑难字进行考释与研究。

(1)《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至孝成之世，颇有亡逸，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光禄大夫刘向及子仍、歆等，讎校篇籍，每一篇已辄录而奏之。”(C1191V62P0964b16L)^①

按：赵城金藏本“仍”，毗卢藏、思溪藏、碛砂藏、普宁藏、永乐南藏、径山藏、龙藏皆作“俊”，高丽新藏则作“伋”。《全梁文》卷六十六引作“俊”，严可均注：“疑作伋。”(3345)《续古文苑》卷十一亦引作“俊”，孙星衍案：“俊，当作伋。《汉书》向本传云长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不云曾受诏校书，阮此言疑出《别录》《七略》也。”(639)

今按，严、孙二氏所言甚是，此当从高丽新藏本，以“伋”字为是，“伋”这里指刘向长子刘伋。《汉书·楚元王传·刘向》：“(刘)向三子皆好学：长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赐，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颜师古注：“伋，音汲。”《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史部三》：“七录辑本上下卷(前清臧镛堂辑，写本)。前题梁阮氏，此为武进臧镛堂辑本。标目下云，载梁释僧佑《宏明集》、唐终南山释道宣《广宏明集》。上卷为序，序称孝成之世，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命光禄大夫刘向及子俊、歆等校讎篇籍。臧氏引庄氏葆琛云：俊当作伋。镛堂按，《汉书·艺文志》但言向、歆，不云刘伋，而《楚元王传》曰：向三子，皆好学，长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则汉成校书，兼用刘伋矣。”(254)

《广弘明集》“刘向及子仍、歆等”，慧琳所据本正作“伋”，《慧琳音义》卷九十七《广弘明集》卷三音义：“伋歆，上居立反，下翕金反。两字并人名也。”(K1498V43P0934a06L)《广韵》入声缉韵居立切：“伋，孔伋，字子思。”慧琳注音“居立反”与《广韵》同，又谓“(伋歆)两字并人名也”，其言甚是。《可洪音义》卷二十九《广弘明集》卷三音义：“仍歆，许今反。”(K1257V35P0666c06L)知可洪所据本与赵城金藏本同，皆误作“仍”，“仍”当即“伋”之形误。“及”字或“及”旁古书或误作“乃”。如《淮南子·俶真训》“乃至神农、黄帝”，王念孙《读书杂志·淮南内篇第二》：“‘乃’当为‘及’，字之误也。又《泛论篇》‘故圣人之见存亡之际、成败之际也，非乃鸣条之野、甲子之日也’，‘乃’亦当为‘及’。”(778)《可洪音义》卷二十八：“乃郡，上居立反，正作汲。”(K1257V35P0631a13L)此皆其例。

后代异本作“俊”者当为“伋”之形误。“爰”字草写与“及”形体相近，俗书从“爰”之字或写从“及”。《龙龕》卷一《言部》：“𠄎、𠄎，二俗；𠄎，或作；𠄎，正。”(46)是

^① 本文引用《广弘明集》以中华藏为工作底本，随文标注页码，括号中，首字母C代表中华藏，佛藏简称字母后为该部佛经经号，经号数之后为该部佛经所处册数，标记为V，册数之后为页码，标记为P，页数之后又有a、b、c，分别代表该页上、中、下三栏，最后是所在栏的行数，标记为L；本文引用《广弘明集》之外的佛经文献以高丽新藏为底本，亦随文标注页码，括号中，首字母K代表高丽新藏，余同上。

其证。“俊”，草写或作“俊”“俊”（洪均陶，1983:82），与“伋”形体相近因以讹混。《淮南子·说山训》：“孔氏不丧出母，此礼之失者。”高诱注：“礼，庶子丧出母期。孔氏，子上，名白，仲尼之曾孙，孔伋之子也。子上之母被出，卒于外。”何宁（1998:1141）案：“注‘子上之母被出’，道藏本、中立本、景宋本作‘後出子白之母’，诸家改如今本。疑‘後出’当作‘伋出’，故称‘子白之母’。‘後’字草书作‘俊’，与‘伋’形似，因以致误耳。”“伋”，《淮南》异本误作“後”，《广弘明集》异本误作“俊”，举其致误原因大抵相同，皆涉后者草写而误，可相比参。

（2）《广弘明集》卷一六沈约《瑞石像铭序》：“若夫金石具刚，非游泳之质。

自非淬德潜衍，感极回灵，岂变坚沈之体，显轻浮之相？”（C1191V63P0114c03L）

按：赵城金藏本“淬德”之“淬”，高丽旧藏、高丽新藏同，毗卢藏、资福藏、磻砂藏、普宁藏、永乐南藏、径山藏、龙藏皆作“霈”。《可洪音义》卷二九《广弘明集》卷一六音义：“霈德，上普盖反。”（K1257V35P0685b06L）毗卢藏《广弘明集》卷一六随函音义：“沛德，上普贝反。正作霈。”思溪藏随函音义同。

可洪所据本作“霈德”，注音为“普盖反”，以其音形求之，可知可洪以“霈”为“沛”。毗卢藏随函音义所据本即作“沛德”，注音“普贝反”，说解字际关系，谓“沛”当“正作霈”。经文此当依可洪、毗卢藏随函音义所据本，以“沛”字为是。赵城金藏、高丽旧藏、高丽新藏作“淬”，“淬”当为“沛”之形误。

经文“自非沛德潜衍”之“沛德”即谓使德泽充沛。毗卢藏随函音义谓“沛”当“正作霈”，“霈”为“沛”之分化字，“沛德”“霈德”同词异形。元王恽《圣节望阙祝文》：“唐世之时雍丕变，汉家之治具毕张。以致祥风扇和，时雨霈德，炎洗蛮邦之瘴，春回沙漠之寒。”（2926-2927）与“沛/霈德”语法结构相同，后世有作“沛/霈泽”者。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一：“六十余年，幽枉无诉，宜沾沛泽，用慰泉扃。”清张遂辰《屯房行》：“风雷虽行沛泽远，氓愚无知或惊喘。”亦有作“沛/霈德泽”者。《全元文》卷一〇二一引辅惟良《鄱陵重修大成殿记》：“大则为伊吕，小则为管葛，才兼将相，身系安危，沛德泽而树勋业，退而不失为陈太邱、郭有道，高风雅度，师表一方。”（116）同书卷一八〇引王恽《太一五祖演化贞常真人行状》：“师素以忧深思远，理或未畅，形于颜色，故因方便而霈德泽之厖，即询访而裨时政之阙，横覆道荫，成敷锡之美者多矣！”（332）《宋史·徐邦宪传》：“求名义以息兵，莫若因建储而肆赦，借殊常之恩，为弭兵之名，因行赦宥，大霈德泽。”《续资治通鉴长编·哲宗（元佑元年）》：“方当陛下布政之初，聚敛刻剥之事，大半罢去，天下臣庶欣戴称颂，以为仁宗复生，宜广霈德泽，以慰其望。”《广弘明集》后代诸本多作“霈德”，或即承自毗卢藏随函音义之说。“淬”当动词讲时，有染、犯、浴等义，无论取何种义位，都无法与“德”字搭配，字作“淬德”，义不可通。

(3)《广弘明集》卷一八秦主姚兴《述佛法诸深义(并答)》：“然诸家通第一义，廓然空寂，无有圣人。吾常以为殊太徑𨾏，不近人情。若无圣人，知无者谁也？”(C1191V63P0152c08L)

按：赵城金藏本“徑𨾏”，高丽旧藏、普宁藏、永乐南藏、径山藏作“徑廷”，龙藏作“逕庭”，思溪藏、高丽新藏、碛砂藏作“逕遠”。《可洪音义》卷三〇《广弘明集》卷一八音义：“逕廷，上音经，下音庭。”(K1257V35P0688a04L)可知，可洪所据本作“逕廷”。

今考赵城金藏本“徑𨾏”当即“逕庭”之异形词，经文此处宜从高丽旧藏等以作“逕廷”为善。“逕庭”谓相差甚远。《庄子·逍遥游》：“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成玄英疏：“逕庭犹过差。”“过差”即相差甚远。《庄子》“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当即《广弘明集》“殊太徑𨾏，不近人情”称述之所本。徐德庵《〈庄子〉连语音训·径庭》：“按：‘逕庭’亦作‘逕廷’，又作‘逕挺’，又作‘勁挺’，为叠韵连语，与‘荒唐’为一声之转，义亦即‘荒唐’也。”结合徐氏所论，可知，《广弘明集》诸本作“徑𨾏”“逕廷”“逕庭”“逕廷”，此属同词异形，本或作“逕庭”，乃耕部叠韵联绵词。还可写作“逕挺”，高丽新藏本《弘明集》卷一〇《吏部郎王泰答》：“斯人逕廷，不近人情。”(K1080V33P0236a14L)“廷”，毗卢藏、思溪藏、普宁藏、径山藏皆作“挺”。

赵城金藏本“𨾏”不见于历代字书、韵书、音义书，当是因书写变易而产生的俗讹字。“𨾏”之右旁当即“廷”之俗写，可洪所据本“逕廷”即“逕廷”，“廷”正可与“𨾏”之右半相参证。“𨾏”之左旁显为“食”字，然“逕廷”之“廷”何以增“食”旁作“𨾏”？金旁食旁俗书相近而乱，颇疑“𨾏”即“挺”之俗讹。文献中习见“挺”与“廷”、“挺”与“庭”、“挺”与“挺”互为异文例。又，思溪藏、高丽新藏、碛砂藏皆作“逕遠”，“逕遠”当为“逕廷”之义近异文。

(4)《广弘明集》卷二四《菩萨戒弟子戴逵贻书与仙城禅师命禅师座下》：“一日郟城许修，隗馆屈膝，情欣係纒，遇同进履。”(C1191V63P0273a01L)

按：赵城金藏本“纒”，高丽旧藏本同，高丽新藏作“襪”，毗卢藏、思溪藏、碛砂藏、普宁藏、永乐南藏、径山藏、龙藏皆作“襪”。《可洪音义》卷三〇《广弘明集》卷二四音义：“係纒，上音计，下望发反，正作襪、襪二形也。或作襪^①。又《玉篇》作莫结反，非义也。”(K1257V35P0700c13L)思溪藏《广弘明集》卷二四音义：“係纒，上音计，下亡发反，正作襪。”知可洪所据本、思溪藏随函音义所据本与赵城金藏本同，亦作“纒”。

今考赵城金藏本、高丽旧藏本、可洪所据本、思溪藏随函音义所据本“係纒”之

^① 或作字“襪”当为别本异文，受上字“係”影响，“纒/袜”类化改旁作“襪”。

“纒”当即“襪”之换旁俗字,诸本异文“襪”“纒”“鞮”之间属于同字异构的关系。从经文大意来看,“係纒”即穿系鞋袜;从句法结构来看,“係纒”与“屈膝”“进履”皆为动宾结构。可知,“纒”即“鞋襪”字。可洪读“纒”作“望发反”,谓“纒”当“正作鞮、襪二形也”,其言甚是。思溪藏随函音义注音、说解字际关系与《可洪音义》略同,当承自毗卢藏随函音义,本自《可洪音义》。《广弘明集》所引《菩萨戒弟子戴逵贻书与仙城禅师命禅师座下》的相关文句还见于道宣《续高僧传》。高丽新藏本《续高僧传》卷一七对应亦作“係襪”(K1075V32P1104b13L),“襪”,赵城金藏本同,毗卢藏、思溪藏、普宁藏、径山藏皆作“鞮”。《可洪音义》卷二七《续高僧传》卷一七音义:“係鞮,上古诣反,下文发反。”(K1257V35P0600a14L)《慧琳音义》卷九四《续高僧传》卷一七音义:“係鞮,上鸡诣反。《说文》云:係,结束也。从人系声。系,音奚计反。下晚发反。《说文》:襪,足衣也。从韦蔑声。《传》文从系作纒,非也。”(K1498V43P0879a05L)可知,《续高僧传》“係襪”之“襪”,可洪所据本作“鞮”,慧琳所据本作“纒”。“鞮”亦为“襪”之异构,慧琳改“纒”为“鞮”,所改近是。

综上所述,赵城金藏本《广弘明集》卷二四“情欣係纒”,高丽新藏作“襪”,他本多作“鞮”;可洪、思溪藏随函音义所据本等皆作“纒”;相关内容,赵城金藏本《续高僧传》引作“襪”,他本或作“鞮”,《慧琳音义》所据本作“纒”,慧琳改作“鞮”。在“情欣係纒”的语境下,异文“纒”“襪”“鞮”“鞮”同字异构,皆为一字之变。

(5)《广弘明集》卷三〇诸葛颖《奉和通衢建灯应教》:“飞烟绕定室,浮光映**玗**池。”(C1191V63P0446c04L)

按:赵城金藏本“**玗**”,毗卢藏、思溪藏、高丽新藏、磧砂藏、永乐南藏、径山藏、龙藏皆作“瑶”。《可洪音义》卷三〇《广弘明集》卷三〇音义:“**玗**池,上卜老反。”(K1257V35P0718c07L)知可洪所据本作“**玗**”,与赵城金藏本略同。

今考赵城金藏本“**玗**”、可洪所据本“**玗**”皆当为“瑤”之俗作,“瑤”即“寶”之异构。《玉篇·玉部》:“瑤,补抱切。《声类》云:古文寶字。”《后汉书·光武帝纪上》:“今若破敌,珍瑤万倍,大功可成。”李贤注:“瑤,古寶字。”“瑤”俗写或作“玗”等,《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P.2011)上声皓韵博抱反:“寶,古作玗。”《龙龕·玉部》:“**瑤**、**玗**、**玗**,三俗;瑤,正。音寶。今作寶。”(436)《可洪音义》卷十二:“珍**玗**,音保。”同书卷三〇:“王**玗**,音保,寶字,从**玗**作寶。”此皆其字形佐证。“**玗**池”之“**玗**”,可洪读“卜老反”,“卜老反”“博抱反”“补抱切”音同,知其正以“**玗**”为“瑤(寶)”,是说可从。

诸葛颖《奉和通衢建灯应教》诗中,“飞烟绕定室,浮光映宝池”及下文的“重阁登临罢,歌管乘空移”描写的是隋炀帝时的正月十五夜晚张灯结彩的盛景。烟花飞动飘绕房室,浮动的光影映照在宝池之上;登上高楼,歌舞管弦丝竹之乐随风流传,飘然而至。《奉和通衢建灯应教》属佛诗,上文“法炬烂参差”之“法炬”、“逐轮时徙焰”

之“逐轮”以及“飞烟绕定室”之“定室”、“浮光映宝池”之“宝池”皆为佛教语，均表现佛意。“宝池”即佛教语“七宝池”之略称，本指西方净土中由七宝构成的莲花池，往生净土的人在该池莲花中化生。《阿弥陀经》：“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智旭要解：“今明生处，宝池金银等所成，不同此方土石也。”“浮光映宝池”或即化用自《贤愚经》，《贤愚经》卷二《降六师品》：“到第三日，屯真陀罗，请佛供养，奉佛净水，俟以澡漱。佛吐水弃，化成宝池，周匝四边，各二百里，纯以七宝共相间杂，众色相照，光明焰奕。其池中水，八德具足，水底遍满七宝之沙，八种莲花，大如车轮，青黄赤白，红绿紫杂，香气芬馥，馨彻四远。随莲花色，各发光明，光明显照，晖曜天地。大会睹此宝池奇妙，欢喜称叹佛无量德。佛因观察，随众人心，方便说法，各令开解发无上心，得果生天，尽增福业，数多难计。”

诸本《广弘明集》中，唯赵城金藏本、可洪所据本可楷定作“瑤(寶)”，他本多作“瑶”。若作“瑶池”，虽文意可通，但不及“瑤(寶)池”可信。赵城金藏属金代佛经刻本，可洪所据本属唐五代佛经写本，此二本时代较早，其经文用字更加可信，此其一；遍检出土文献、传世文献，未见“瑤”“瑶”讹混例，颇疑“瑶”字乃后代刻经者不识“瑤”字而误改，此其二；《奉和通衢建灯应教》属佛诗，“瑤(寶)池”较“瑶池”更显佛意，此其三。

(6)《广弘明集》卷三〇支道林《五月长斋诗》：“谁谓冥津遐，一悟可以航。

愿为海游师，棹柁入沧浪。腾波滄漂客，玄归会道场。”(C1191V63P0433b15L)

按：赵城金藏本“滄”，高丽新藏作“滄”，毗卢藏、思溪藏、磧砂藏、永乐南藏、径山藏、龙藏皆作“濟”。

以字形考之，并结合文意，赵城金藏本“滄(滄)”当为“滄”之增笔俗字，“滄”“濟”同字异体。《玉篇·水部》：“濟，子计、子礼二切。水出常山。又渡也。滄，古文。”《可洪音义》卷三〇《广弘明集》卷三〇音义：“滄漂，上子计反。”(K1257V35P0716a02L)知可洪所据本《广弘明集》正作“滄”，可洪读作“子计反”。《可洪音义》卷八：“救滄，即计反，古濟也。”(K1257V34P0911c11L)同书卷二一：“滄众，上子计反。”(K1257V35P0311b01L)此皆“滄”增竖笔书作“滄”之切证。《广弘明集》高丽新藏作“滄”，大正藏径录作“滄”，“滄”亦当为“滄”字俗讹。后代诸本皆作“濟”，“滄”“濟”同字，改字可从。

《五月长斋诗》是支道林经典的佛玄诗之一。经文此处大意为，谁说通往彼岸的水路遥远，只要一悟就可以航行到达；我愿意成为游海的导师，架着小船进入沧浪之中；腾波踏浪去济渡漂流的香客，让他们在玄妙中回归道场。一航可渡，一苇可通，一念顿悟，这里充分体现了支道林顿悟和普度众生的佛学思想。经文“腾波滄(济)漂客”之“滄(济)”当佛教语“济渡”讲，谓救度众生脱离苦海。《大方广佛华严经》卷

七七《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十八》：“善男子！善知识者，如慈母，出生佛种故；如慈父，广大利益故；……如济客，令出生死暴流故；如船师，令到智慧宝洲故。”唐慧苑《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如济客，《毛诗传》曰：济，渡也。案，客谓寄居之称。故采樵寄山，济渡寄水，饮土寄醉，贾人寄屋，皆谓之客也。”文意文例皆可参比。

又，《可洪音义》卷三〇《南海寄归传》卷二音义：“羯溼(溼)，上居謁反，下失入反，正作溼也。国名。羯溼弥罗，或云迦溼弥罗，唐言阿谁得人，旧云蜀宾国也。裸国，上户瓦反。羯溼，失入反，误也。”(K1257V35P0720b12L)知可洪所据本《南海寄归传》卷二经文中“溼”“溼”并见，此二字所指为何？根据可洪“羯溼”“裸国”“羯溼”词目之间的相对位置，知其本自《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二，对应经文如下：“西南至海，北齐羯溼弥罗，并南海中有十余国，及师子洲，并著二敢曼矣。既无腰带，亦不裁缝，直是阔布两寻，绕腰下抹。西天之外，大海边隅，有波刺斯及多氏国，并着衫袴。裸国则迥无衣服，男女咸皆赤体。从羯溼弥罗已去，及速利诸胡、土蕃、突厥，大途相似，不着敢曼，毡裘是务，少有劫贝。”可洪“羯溼”“羯溼”当即“羯溼弥罗”之“溼”，皆为“溼”字小变，“溼”“溼”同字异体，可洪谓“下失入反，正作溼也”，其说甚是。羯溼弥罗，梵文 Kāśmīra，即今克什米尔。准此，则“溼”一身兼二职，一为“溼(济)”字俗讹，一为“溼(湿)”字俗讹。

3. 结语

通过对赵城金藏本《广弘明集》经文字词进行初步整理、考释与研究，我们认为：

第一，金代刻经赵城金藏的经文用字与唐五代佛经音义所据写本经文用字具有一致性。赵城金藏是我国宋代第一部木刻大藏经开宝藏的覆刻本，唐五代佛经音义(如《玄应音义》《慧琳音义》《可洪音义》等)所据本一般为唐代写本佛经，或在注文中以“《经》作某”等形式标示其所据本经文用字，或径直将所据写本佛经经文用字作为词目用字。赵城金藏本《广弘明集》经文用字与慧琳、可洪所据本或相同，或相关。虽然仅据《广弘明集》佛经音义注释异文资料，我们不好确定赵城金藏的经文用字是否参考了唐五代佛经音义的所据本经文用字与说字、改字意见，但是二者用字的一致性说明金代刻经赵城金藏的经文用字应当与唐代佛典文献的原始文字面貌较为接近。

第二，金代刻经赵城金藏是近代汉字研究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亟待进一步的关注和研究。近年来，近代汉字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尤其在疑难字考释方面创获甚丰，目前敦煌文献和历代字书的文字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佛典、石刻、契约、医书、明清小说、域外汉籍、方言字等方面的文字材料还有进一步挖掘和研究的空间。金代刻经赵城金藏的经文用字与后代刻本佛经存在较大区别，保留了中原系

统汉文大藏经的基本用字面貌。尽管赵城金藏属刻本佛经,现在实际来看,为保持开宝藏的原始文字面貌,赵城金藏仍保留了不少未经过规范的俗字、别字,使我们有幸窥探唐代佛典文献在宋代入藏时的文字使用情况。

第三,以赵城金藏本《广弘明集》为代表的单经文献专书专版的文字研究与文本整理工作有待进一步推进和加强。《广弘明集》的写本资料中,敦煌文献未见残卷,日本古写经本暂未得见;刻本资料中,“中原系统”的高丽旧藏存15卷,赵城金藏存21卷,高丽新藏全帙保存完整,“南方系统”的毗卢藏、思溪藏及磻砂藏全帙皆保存完整,并且在每卷或每函之后附了随函音义。《广弘明集》材料来源复杂、作品体裁多样、佛经义理艰深、流传版本复杂,要整理这样的一部佛经,应当是建立在充分占有历代(尤其是早期)写本、刻本版本资料的基础之上的。以赵城金藏本《广弘明集》为例,对中土撰述的佛教单经文献进行专书专版的文字研究与整理,这项工作势必可以为汉文佛典的文字研究与文本整理提供新的思路和推力。

参考文献

- [辽]行均 1985 《龙龕手鏡》(高丽本),中华书局。
- [元]王恽(著) 杨亮 钟彦飞(点校) 2013 《王恽全集汇校》,中华书局。
- [清]孙星衍 1935 《续古文苑》,《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
- [清]王念孙 1985 《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 [清]严可均(辑) 1958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
- 《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 1994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书局。
- 何宁 1998 《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
- 洪均陶(编) 1983 《草字编》,文物出版社。
- 李修生(主编) 1999 《全元文》,凤凰出版社。
- 莫伯骥(著) 曾贻芬(整理) 2019 《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中华书局。
- 辛睿龙 2023 《〈广弘明集〉历代佛经音义比较研究释例》,《中国语文》第5期。

(责任编辑:李倩)